50年后，再写一首《我们》

□傅天琳

邀请信从大海飞来，要交两首爱情诗，为诗会汇编成册之用。主办方认为这对于任何一个诗人，都是小菜一碟。我却真真被难住了，我说啥啥诗都有就是没有爱情诗哦。爱太阳的算不算，不算；爱山水的算不算，不算。一个古稀老人，哪里还有力气来写爱情诗嘛。

想想这辈子写诗都半个多世纪了，怎么会找不出一首两首爱情诗呢？难道你没有年轻过，没有爱过？当然不是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就是找不出一首像样子的爱情诗。

那么我还有理由去大海参加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周吗？为了获取这张世上最美好的入场券，我只好去翻旧纸堆，硬是翻出了一首整整写于50年前的所谓爱情诗，题目叫《我们》：我们在寒冬的枝桠作巢/没有一片绿叶发来贺信/我们在柠檬汁的苦海扬帆/没有一节花枝愿来作桨……

我是爱着的呀！爱一个人，爱一座山，爱一片水，爱一棵树，爱一座城。有时还爱到哭，眼泪便是证据。

说到眼泪，对于我，除了因为爱，恐怕还得加上几个字：敏感、脆弱、眼浅、泪点低。

有时，我甚至怀疑我的爱是不是太多了太泛了。是的，有一些眼泪就不说了，比如战争、疾病、地震海啸洪水；比如故人的离去，朋友的不期而遇，幸福的突然来临。一个老年人，动不动就热泪盈眶，哪里还有半点威严？

都说老人的眼睛是一口枯井，因为流了一辈子的泪，都流干了。而我，分明看见和我一样的老人，老泪一旦纵横，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浑浊，有质感，一颗颗掷地有声。而他们，又大多是作家和诗人。

“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这是伟大的艾青在黑暗岁月写的诗。诗人把一生深厚博大的爱，都献给了他的土地他的人民。当然，我们断不能拿艾青的诗来为自己的眼泪说事。但是诗人虽有大小，眼泪却无真假。为什么我们眼里也常含泪水，因为心中爱着啊。

而爱，是不懂世故不设城府的，率真的天性也不会因年龄的增长而消失。不然，诗坛为何会有人称白发少女王尔碑，白发儿童曾卓，白发情歌余薇野，白发花蕾郑玲？

想起有一年在山东菏泽，那是牡丹花的故乡，头戴花冠的人群迎面而来，其中，七八十岁、八九十岁的太婆尤让人感动。她们缺牙、拄棍、坐轮椅，头上照样戴着鲜艳的牡丹花冠。阳光灿烂，白发闪耀，深深的皱纹之间，哗哗哗的岁月流淌，而老人的笑容却是那样美而媚，一顶花冠，娇嫩地，压住了老人一生一世的痛。顿时，我眼泪流了出来。

又想起另一个上午，应邀赴南山樱花节，时日略为早了几天，樱花还只是花骨朵。细雨蒙蒙，新娘们拖着白色长裙走过花径，像走在童话里一样。这时我和一群美丽诗人，白月、西叶、梅依然，走过一棵一棵樱花树，我在心里对新人们表达着祝福，不断地说，爱着的孩子们啊赶紧去南山吧，南山已为你准备好了这么多海棠树、樱花树，还有蝴蝶、溪水和阳光，赶紧去啊。

这样的美好情景又让我感动了，一片比纱还薄的薄雾，比鱼啄出的涟漪还浅还淡的涟漪，不知不觉又让我的眼眶有些许湿润。

外孙女在美国过第一个情人节，老师为10岁孩子布置的家庭作业是：至少为班上一个同学制作情人节贺卡，如果给全班同学做了，就能获取两盒小蛋糕。最后外孙女做了5个心形贺卡，送给她最要好的5个朋友。她说只有心形贺卡才能表达她的心愿，她理解的情人就是有感情的人，需要永远记住的人。

孩子对情人节的理解让我豁然开朗。我爱我的城市，我爱我正在爱着的人，多好啊！我为什么不能大声说：因为心中爱着！我正是被爱滋润着，我的眼睛才不会干涩，我的笔尖才会流出诗句。

话说那次的诗歌周活动。晚饭后我迫不急待去了海滩，迎面走来十几对年轻人，有的一身休闲装，有的拖着婚纱长裙，青春靓丽，满脸幸福。刹那间我竟然想到了我还在读小学、中学的孙女、外孙女，她们如果有了男朋友，应该也是这样啊。

沙滩知道我爱，愈发摆出亿万家私向我炫耀，金子，金子，全是金子。即使从指缝漏下最细小的一颗，都藏着心中了不起的爱情。像金子又回到金子中间，爱情又回到爱情中间，衰老的生命似乎重新注入些许能量，竟觉得白发为之羞涩，夕阳为之脸红，满屏浪花，都成了我相思的病根。

我在心里问自己，这是第几次来到大海呀，为什么每一次，都像爱情刚刚发生。

枕着涛声我失眠了，可能会写一首爱情诗了，那种感觉真好！那种感觉来自于今夜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，哪一滴渔火，哪一阵潮汐？

那么多鱼儿踩着波涛挥舞小旗为谁欢呼/海被我们剖开，又迅速合拢，从来不流哀伤的血/因为爱情从未远离我们/天空，海，和我，和你，已连成一片/你没来，突然想起余光中的诗句了/来不来都一样/来不来，我们都拥有半个世纪的浪漫/对不起，诗集出了一本又一本/只有一首写给你/我还占去一半/刚才，有一瞬/我很想把万顷波涛，看成是水做的玫瑰园/九千九百九十九朵浪花/我很想摘到其中一朵/蘸着夕阳，写一些字送你/但是我的笔老了/我的船在岸上，不动了/我所有的风雨都是你为我挡的/所有的担子都是你为我扛的/我们也有蜜，一小勺，但是够了/那是用所有的苦，酿的/眼前走过一对银发老人/他们远去的背影，从容、镇定/如果你来了，那就是我们。

哦，我们！赶紧翻身下床，借着酒店的笔和纸记下这些分行断句，前言不搭后语。回家改改，就是另一首《我们》。

50年，两首爱情诗，但是够了。

向阳而飞 谭文奇 摄/视觉重庆

【过年纪事】

划甘蔗

□谢泽雄

如果有人问我：“你们那时过年有些啥子耍事？”回答绝对三个字：划甘蔗。虽然现在无甘蔗可划，但划甘蔗这种事儿，想想心里也安逸。

“胡萝卜，抿抿甜，看到看到要过年……”屏锦镇街上的小女孩们一边跳着橡皮筋，一边脆声声地唱着歌谣，一眨眼，春节就到了。

除夕守岁，细娃们守的是长辈荷包里的那点压岁钱。男孩子得了五块、十块钱，立马溜出门去买了花炮，在街沿边噼里啪啦放起来。突然一摸荷包，钱已不多。想到明天还要划甘蔗，就只能恋恋不舍地回了家去。少年的我便是其中之一。

年年划甘蔗似乎就那几个人，“烂滩缸”、罗飞儿、“芝麻小姐”和我，偶尔幺舅也参加进来。都是同学，划甘蔗的手艺旗鼓相当。地点，总是在中街“烂滩缸”与幺舅家之间的一块空地上。屋檐下有一个石磨，人不够高时，可以站在上面。先买来五根或十根大拇指粗细、高一米一二的白甘蔗。两人或三人一组，或各划各。谁先开刀，得看运气。抽出一根甘蔗向空中一抛，一人用手接住，其余人便从接握处向上轮着拳握移动。最后握住而别人无法再握的那人开刀。若有人不服，可以要求最后握着甘蔗这人悬空丢三下，甘蔗掉了，无条件弃权。

划甘蔗是颇有些讲究的。比如说要求挽刀（刀子必须先在空中画一个圈），你不能用蛮刀（抽刀直接向下划）。蛮刀把整根甘蔗划到底，也不算数，得重划。当然要划下一根整甘蔗，一般的小屁孩是不可能具备这种“竹筒水”技术的。只有屏锦镇下街的雷炮毛、中街的大亚林、上街的董毛儿等我们眼中的大人（时髦青年），偶尔划出让人惊叹的一刀来。那两米高的大甘蔗“哗哗哗”的破裂声如高山流水，似绕梁琴音，从从容容，不缓不急，从上而下匀速到底。划甘蔗的人把握好最后一点力道，在泥土地上画出一个“之”字，划开了的甘蔗才向两边分倒。围观者旋即闪让开来，只见两块甘蔗“噗噗”地倒地，弹跳起来还未停止便被几双手抓住了。抢夺，撕扯，推搡，眼见就要打将起来，突然听到大人一声呵斥：“给老子搁倒起！”围抢的小孩子便一个个放了手，让大人拿去加比长度了。也有稍大一点眼疾手快的少年，将甘蔗折断，不论长短，拿了撒腿就跑。于是，大人接着划甘蔗时便高喊：“站开些，谨防曜皮打死人。”曜皮就是边皮。为了抢曜皮，把手划伤了的事也是常有的。现在想来，那时的小孩子都皮实，受点伤，用嘴吮一吮，找张无论什么破纸包一会儿就好了。伤口深，最多也只是在老墙上刮一点石灰敷上或找一个蜘蛛蛋扯开包上，过一天就全好了。

记忆中我也划出过一次“竹筒水”。那是与谭波儿、二马娃、三马娃、钟疤耳等相邻的几个小伙伴，在下街小水巷子背后的一块空地上。一根约一米二三的白甘蔗，去尖，削好双马口，粘刀，挽刀，瞄准甘蔗中心那一根白线，脆劲剁刀，匀速向下进刀。甘蔗清脆的破裂声，在耳边“吃吃吃”地响起，犹如供销社柜台上撕白布的声音，绵中有脆，果断而又自信。我这一刀下去，让在场的小伙伴们目瞪口呆。但接着划第二根时，便没有了先前的那种感觉。究其原因，这与甘蔗的弯度、长势、节疤、有无虫眼有关。看似同样笔直的一根甘蔗，同样的刀法，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。更与划甘蔗者当时的心态有关，平和中正，屏住呼吸至关重要。心一急，有可能就打了光刀，被人耻笑，这是划甘蔗者的大忌。

在梁平，仁贤镇最产甘蔗。沙质土地多，甘蔗长得直且粗壮，深受划甘蔗者的喜爱。只是，现在的仁贤几乎见不到一根甘蔗了。

每逢春节，我都情不自禁想起儿时划甘蔗的一些趣事来。那时没有电视机，没有麻将，没有电脑，没有4G手机，划几天甘蔗，走几天人户，一个春节就过完了。

“90后”老叟亦自强

□践之

今年我九旬出头。有朋友见我体健脑灵较有活力，戏称我为“90后”。对这一赞誉，我喜在心头，乐于接受。

真正的90后当是青春小伙，也是我这个冒充的“90后”要努力学习、奋力追赶的目标。面对现代文明的推动、生活新潮的鞭策，逼着我这个耄耋老头奋起学习。我从80岁开始，才“发蒙”学习上网。一个老爷爷，甘当小学生，虚心向孙辈请教。就这样好奇地走进网络，观赏到网络的大千世界、浩瀚的信息知识，这让我欣喜不已。

继而操弄电脑写作，把电脑与手机并用，收发资料图片，制作音乐相册，QQ聊天，微信交流。进入商场、超市，也弄起支付宝或微信付款，还学会了把选购好的商品，让智能收款机识别，再进行扫码付款。至于网上购物，也可随意用电脑、手机在网上搜寻，购买各种生活用品。倘若外出远行，即摸出手机玩一下网约叫车。这玩意似若呼叫自家私车，招之即来，让人颇感惬意。

追上时尚新潮，与年轻人少了代沟，他们感到我还不是太落后的过时老头，乐于同我交往。有的年轻人主动加我微信，愿与我交流。这使我多了些年轻朋友，添了些青春朝气，助我心态年轻、心情舒畅。

紧跟年轻人脚步，让自己也学着“潮”起来，融入多姿多彩的生活。我常常自嘲，愿做个假冒的“90后”。年龄虽已老迈，但心态可以年轻，要求自己不可太暮气、太低沉，不能消极地被娇养、被看护。曾看到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，本来生活可以自理，却被过度关怀照顾，比如吃药须靠人送到手上，吃的什么药也不知道。懵懵懂懂过日子，既没生活质量和乐趣，也加剧退行性改变，其实这更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。

为过好日常生活，我学着独立自助，坚持生活自我安排、自己管理。诸如逛超市、去市场、网上水电气缴费，以及家居的各种杂务，都由我这“90后”老头主动打理。我不愿坐享清福，力求自己动手、自主生活。

做到生活自强，须有健康体质。我除了生活保养外，还注重适度的体育锻炼。除了打乒乓球，还坚持散步。我自定铁律：每天必须走上7000至10000步，风雨无阻。手机屏幕常常显示的万步红字，给我鼓舞激励。

我的青年时代，久历艰险，身临暴风雨雪，仍然坚韧前行，终迎灿烂阳光，享有晚年康乐，如今一晃已成九旬老头。正逢天下盛平，生活安定祥和，我更当精神振奋，坚持生活自助自强，促我身心健康，获得余生安乐。

【留住乡愁】

童年的坝坝电影

□邵太清

去放坝坝电影啦！官坝村老张戴好安全帽，熟练地把放映机绑在车架上，发动车子准备出发。

“现在好多啦！整个设备才80多斤。我年轻时放电影，设备两三百斤，一个人背小件，两个人抬大件，累得不行。”老张19岁开始放电影，一放就是40多年，至今仍承担惠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，每月在茨竹、赶场、团结片区16个村子间奔波。“现在农村喜欢看坝坝电影的多是老人，这是情怀。”听着老张的讲诉，儿时那场刻骨铭心的坝坝电影又在记忆深处浮现。

有一年春节，听张家的二黑和几个年轻人从外面打工回来说起，大家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叫“电影”的那玩艺儿。据说只需挂起一块四四方方的白布，当一束光照过去，上面立马出现各种人人马马、村庄城市，要啥子有啥子，好看得很！他们说得新鲜热闹，大家听得上劲入迷，我心中好奇，无限憧憬。

那是1980年代，我刚上小学。一天放晚学后，我和小伙伴听说公社要到我们生产队放电影，高兴得不得了。那时的小山村是贫穷的，偌大一个生产队连台电视机都没有，看电影多么稀奇啊，简直同过年一样让人兴奋。乡亲们早出晚归，一年四季在地里忙碌着，只有吃晚饭时最悠闲，老人大人小孩一个个端着碗在坝坝扎堆儿，或站着或蹲着，一边吃饭一边摆龙门阵。

“看电影啰！看电影啰！”我一路狂奔回家。太阳还没落山，鸭子们在老槐树下嘎嘎叫。父亲破天荒回家了，母亲把饭也煮好了。我一心想着看电影，急忙端起碗扒了几口饭，恨不得马上出门去占个好位置。但我知道，在父母心里学习是第一位，于是我迅速地拿出铅笔和本子，三下五除二就把作业写完了。“写好了。”我舒了一口气，“我看电影去了！”“你明天还要读书！”父亲大声说，“你妈去，我俩就在屋头。”我站住了，双脚被父亲钉在门口。我的父亲话语不多但说一不二，犟得跟老黄牛似的。我把目光投向母亲，她看了看父亲，嘴唇动了动，但终究没有吐出一个字。她默默地收拾好碗筷，一个人走了。我眼巴巴地望着她的背影越走越远。

暮色渐渐聚拢。昏黄的油灯下，我绷着脸，没和父亲说一句话。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烟，一丝丝烟雾在他头顶升起。屋子里一片沉默。不一会儿，父亲命令我去睡觉，我极不情愿地上了床。许久，他见我睡着了便偷偷出门去。我心里一阵窃喜，直觉告诉我父亲去看电影了。我翻身下床，顾不得害怕，直接抄近道赶往村里的打谷场。远远的，刺眼的灯光照在方方正正的幕布上，雪亮雪亮的。来的人可真多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大家密密麻麻挤在一起，甚至没有一个可钻的缝隙。后来的人，有的坐在自带的板凳上；有的坐在地坝坎的梯子上；孩子们有的爬上树，有的骑在大人肩上。

我环顾四周，没发现父亲和母亲，便悄悄地溜进了人群。“喂，这儿。”一只手拍在我肩上，“过来。”我吓了一跳，原来是狗娃。“轻点儿，我爸不让我来，我偷偷来的。”“嗨！怕啥子，这么多人。我也是悄悄来的。”狗娃笑了。我俩紧挨着站在一起，看得津津有味。片刻，广播响了。放映员扯着嗓子说今晚加放一部，人群顿时沸腾起来。大家继续看着，一会儿哈哈大笑，一会儿默不作声。

“哎呀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！”人群一阵骚动。天公不作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电影还没看完呢！放映员怕把机器淋坏了，打算不放了。大家赶忙跑到放映员那里求情，好说歹说他总算同意了，几个大个子连忙把放映机搬到了屋檐下。那些年，乡村太寂寞了。只要听说放电影，莫说孩子就是大人也是沉不住气的，几里甚至十几里路，人们打着火把来，打着火把去。放映员实在不忍扫大伙的兴，一束灯光穿过雨雾，雪白的屏幕又亮了。电影的魔力让人忘记了疲劳，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。

电影结束了，人们依依不舍，三三两两散去。田野上闪烁着或明或暗的光亮，行走的脚步声与意犹未尽的谈论不时惹来几声犬吠。这个高兴的夜晚，是我童年里最难忘的一个夜晚。如今我已记不清电影情节，只记得我当时的念头是必须赶在父亲之前回家。我一溜烟儿跑回家，脱下衣服钻进被窝。刚睡下，门嘎吱一声响了。父亲回来了！我的心咚咚直跳。他看见床边淋湿的衣服，马上到墙角拿出了黄荆棍。“起来！”父亲掀开被子，“胆子不小，竟敢去偷看电影。”母亲上前抓住棍子说：“算了吧，看就看了。再说一年才看一次。”“你一天尽惯着他。学习重要还是看电影重要？”父亲厉声呵斥，扒去我的裤子。黄荆棍在我屁股上打了多少下，母亲就在一旁流了多少泪，我咬着牙硬是没有哭出声。终于，父亲停手了，母亲把我拉起来抱到被窝里。黑暗中，他们争吵了很久，很久。母亲哽咽着说娃儿小，怪父亲心太狠下手太重。父亲说是为了我的将来，学习是天大的事儿，是我走出山村唯一的出路。夜渐渐深了，争吵声渐渐小了，尽管屁股疼，但我太困了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清早，阳光洒在木窗前。母亲心疼地说：“儿子，起床了。”我心里既委屈又后怕，没敢看父亲，更不敢和他说一句话。在灶台前，父亲帮我盛了一碗鸡蛋阴米饭，说：“吃吧，吃了早点去上学。”那一刻，我似乎明白父亲为什么打我了，泪水一颗一颗落在饭碗里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拼尽全力学习，年年考第一，还在全县作文比赛和全国奥数竞赛中获奖。那一张张鲜红的奖状伴着我从学校走到村口，穿过田坎来到打谷场，引来多少羡慕的眼光。当村里人都夸我出息时，父亲总是淡淡地说：“夸不得！他还差得远啦。”但他脸上的皱纹里有着不易察觉的微笑，那是内心抑制不住的喜悦。

岁月如流，许多往事湮没在时光中，可我永远忘不了童年那场坝坝电影，忘不了那贫穷而深情的岁月。

我告别了老张，蓦然一回首，那簇车灯正亮在山腰，不知怎的，我的眼睛又模糊起来……